

十里長街讀坎墩

海濤萬頃拍天浮

蜃氣橫空幻作樓

時歷四朝塘有六

竹枝遍唱綠云疇

主編 來新夏



十里長街讀書樓

海濤萬頃拍天浮
蜃氣橫空幻作樓
時歷四朝塘有六
竹枝遍唱綠云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主编 来新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里长街读坎墩 / 来新夏主编.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758-079-9

I. 十… II. 来… III. 慈溪市 - 地方史 - 文集
IV. K295.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498号

十里长街读坎墩

责任编辑 杨清华

装帧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 310007

电话: 0571-87997719)

排 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80758-079-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

《十里长街读坎墩——〈十里长街——坎墩〉评论文集》(以下简称《评论文集》)已由我的老友来新夏教授主编完成。《十里长街——坎墩》是一本佳作,所以能够邀集到不少国内名家对此书举行一个研讨会。名家们都对此书从各方面发表了评论。现在《评论文集》随即问世,这既是对“坎墩”的赞美,又是“十里长街”的延伸。所以,对于《十里长街——坎墩》来说,《评论文集》的出版,称得上锦上添花。

记得大约在距今20年左右,全国几个著名出版社合作编纂一套大部头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来先生与我都被聘为学术顾问,应邀到南京开会。当时他在南开大学,我在杭州大学,但相逢时竟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们两人同庚,而他长我两月,所以我得称他“老兄”。时至今日,两人都已到了逾八近九之年,能在十里长街坎墩聚首参与这个研讨会,而会后来兄居然以耄耋之年主编这部《评论文集》。我确实对这位同庚“老兄”感到不胜钦佩。而十里长街对此也是很有光彩的。

许多专家们在去年十月能够应邀聚首于十里长街坎墩,并不是因为这个集镇有多少名胜古迹或其他引人的魅力,而是因为对于刚刚出版的《十里长街——坎墩》一书的认可和赞赏。这本近50万言包括16个卷篇的地方文献,确实特色鲜明,内容精辟。读过此书的专家们,大家多有同感,这也是许多专家们能够专程到这片海隅之地参加研讨会的原因。而坎墩的领导层,能够组织编写出这样一部佳作,实在让人佩服他们对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视。

坎墩原来是个三北小镇。如全书第一篇中《希望的田野》所说:“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开,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里以前不过是个海边棉乡。经过多年的策划经营,才发展成为一条“十里长街”的坎墩镇。一个小小聚落而由乡成镇,这种事例不要说全国,在浙江一省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一个镇能够编写这样一部形式特致、内容丰富的

地方文献，实在并不多见。所以不少学者都愿意参加去年的研讨会，并且为研讨会撰写文章，这当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此书实际价值的证明。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坎墩镇的领导层，当然也应该感谢参与此书编写的文化界同仁。

我个人与参加研讨会的其他专家们又有所不同，因为我对这个地方有长久的渊源和特殊的感情，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按教育部的规定，大学地理系的高年级本科生有为时五六周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田野实习。我当时担任了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我们的实习基地由我选定在宁绍地区。所以在“文革”以前，前后几乎有10年时间，每年一度，我都要带领教研室教师和高年级本科生到这个地区作田野实习，年复一年，慈溪为我们师生提供了大量知识，而特别是我，由于作了长达10年的田野实习领队人，熟悉了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地事物，所以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文革”以后，我担任了由国务院一个文件规定的外国地理翻译组的浙江负责人。开始是忙于翻译工作，接着又因为外国学术界的不断邀请，忙于出国讲学和担任客座教授。尽管我即使奔波在国外，甚至远在南美巴西亚马逊河原始森林中的时候，脑海中也常常浮现出这片肥饶秀美的三北平原，但总感到对这片我曾有10年考察经历的地方，恐怕无缘再旧地重游了。而以后的事态发展，让我意识到人间总是充满着机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我国长期传统的地方志修纂工作，由于那些文化破坏者的消逝而获得恢复。这一任务又让我有了重新访问这片我多年来萦萦于怀的美好地方的机会。此外，因为在日本的几所名校担任客座教授，结识了彼国的不少汉学家，其中大阪商经大学的富冈仪八教授是著名的“盐道”专家，而且彼此成了好友。为此，我们夫妇又几次陪同富冈教授到慈溪考察盐业，我也因此为《慈溪盐政志》(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写了《序》。盐业的研究不同于综合性的田野考察，它直接涉及三北平原的海岸伸展，让我有机会专门对三北平原及其海岸淤涨的自然和人为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观察和查考。十里长街坎墩正是三北平原自然淤涨和人为垦殖的产物。为此，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了《十里长街——坎墩》这本特色鲜明的

地方文献佳作的讨论，并且在《评论文集》中表述了我对这个地方的回忆和展望。2007年10月的这个研讨会，对我来说，真是不胜荣幸。

十里长街坎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一片滨海的盐碱地，一个“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的棉乡”，要经过多少先辈胼手胝足的劳动，才发展成为“十里长街”这样一座三北名镇。而且，事物的发展还在不断地加速，以慈溪这个地方来说，从宋朝的大古塘到眼下三北半岛的十塘，这个过程是积累了上千年经营的成就。而现在，钱塘江口的一座跨海大桥已经合龙，行将正式投入运行了。这是三北腾飞的一个机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桥梁，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词汇。早在独木桥出现之时，桥梁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帜。往年我为《绍兴桥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作《序》，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我曾经考察过黄土高原，那里有许多渊深而狭窄的沟壑，站在两边可以谈论家常，但要握手言欢，有时要绕道走上个把钟头。”由此可见，桥梁在人类生活中是何等重要。在人们之间相互沟通这个环节上，它实在是人类发明史上的一种飞跃进步。现在的桥梁，在我所举的黄土高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政治、经济、文化都通过这种建筑获得便捷的联系，它已经成了社会繁荣发展的标帜。

对于桥梁，我或许称得上稍稍见过世面。且不论国内的名桥大桥，就是国外的名桥大桥，我也跨越过不少。记得那年在美国讲学，曾经驱车跨过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市以北的潘查德林湖(ponchartraine L.)大桥，这座连拱式的跨湖大桥，全长38千米，是我生平经过的第一长桥。但是说到底，不过是一座架设在湖泊上的桥梁。我们当然不必贬低它的价值，但与我们今天建成的钱塘江河口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相比，其差距就不必由我赘叙了。

十里长街坎墩，得天时地利人和之缘，正位于这座跨海大桥南端的桥头堡地段。为此，今天这个镇的领导层和许多文化同仁们编写出版《十里长街——坎墩》这部传世佳作，又邀请国内名流参与讨论，再次出版《评论文集》，这实在是一件具有远见的事业。居全国经济、文化繁荣之首的长三角，有这样一座大桥的出现，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已经

用不着人们评估和夸赞了。坎墩镇的巨大发展变化，实在是指日可待的事，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前后两专著的出版，其意义或许可以说价值连城。我为慈溪的繁荣发展而振奋，更为坎墩镇在其巨变来临前夕的这种在文化上先行一步的成就感到无比欣慰和钦佩。存史、资治、教化，原是我们修志事业上长期来沿用的褒赞之词，而坎墩镇这前后两部杰作，确实可以当之无愧。国际史地学界名流、我友陈正祥先生在其《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此文为其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上任演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一书中指出：“我国的地方志，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我由于多次在国外讲学，耳濡目染，所以很同意陈先生的这种观点。现在，由于跨海大桥的建成，这片包括坎墩镇在内的南岸桥头堡地区，其区域性质和形态，即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不久前出版的《十里长街——坎墩》和现在出版的《评论文集》，在存史的意义极端重要。但是由于这个正在剧变的区域，区域研究的工作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紧跟不舍。希望这个区域的区域研究新成果，在不久的将来能再次与我们见面。

陈桥驿

2008年3月于浙江大学

目 录

CONTENTS



序 / 陈桥驿

一部新人耳目的镇志	1
——读《十里长街——坎墩》 / 来新夏	
我和慈溪	4
——读《十里长街——坎墩》有感 / 陈桥驿	
读《十里长街——坎墩》 / 邱新立	13
坎墩人的文化创造	16
——读《十里长街——坎墩》 / 梁滨久	
一部雅俗共赏的资料性著述	20
——读《十里长街——坎墩》札记 / 韩章训	
明清江南城市化中崛起的一个范例：坎墩镇	24
——简评《十里长街——坎墩》 / 陈学文	
志之别体	30
——读《十里长街——坎墩》 / 顾志兴	
十里长街多彩的历史画卷	33
——《十里长街——坎墩》读后 / 缪小咏	
坎墩精神的礼赞	38
——《十里长街——坎墩》 / 胡巧利	
创新 搞活 求美	42
——小议《十里长街——坎墩》对地方文献编纂的成功尝试 / 陈曼平	
十里长街读坎墩 / 嵇发根	47
一部贴近老百姓的志书	53
——《十里长街——坎墩》随想 / 金兆法	



当代浙东乡镇志的精彩典范	59
——浅评《十里长街——坎墩》/张如安	
一座用文字建构的古镇历史展览馆	64
——读《十里长街——坎墩》有感/朱恒夫	
乡土历史文化的一部用心之作	68
——评《十里长街——坎墩》/郑祖安	
乡土文化与文化认同	73
——《十里长街——坎墩》读后/蒯大申	
发掘和弘扬地方历史文化的有益之作	76
——读《十里长街——坎墩》/马长林	
简评《十里长街——坎墩》/徐吉军	78
地方文化的生动载体	79
——读《十里长街——坎墩》/陈野	
海洋文化视野中的坎墩地域文化	83
——读《十里长街——坎墩》/颜越虎	
以创新手法开辟编撰地方文献、地情资料的新途径/龚蜀东	98
坎墩历史文化的全息观照	99
——读《十里长街——坎墩》/虞浩旭	
别具一格的传世之作	101
——读《十里长街——坎墩》/沈松平	
《十里长街——坎墩》感言/陈志根	105
一张独运匠心的特殊名片	108
——《十里长街——坎墩》读后/邵德成	
爱乡爱国的好教材	112
——读《十里长街——坎墩》人物篇/王健飞	



真实 生动 耐看	116
——试评《十里长街——坎墩》/徐泉法	
“坎墩精神”的自然解读	120
——读《十里长街——坎墩》有感/董景尧	
谈《十里长街——坎墩》编纂方法创新/韩章训	123
一本好书	126
——浅评《十里长街——坎墩》/高志林	
古镇长街说坎墩/诸焕灿	129
长街雅韵 古镇倩影/王林	132
《十里长街——坎墩》读后感/张勤	135
谱新声 有创意 雅俗共赏	138
——《十里长街——坎墩》读后/陈兵	
给《十里长街——坎墩》研讨会组委会的函/魏桥	142
后 记	

一部新人耳目的镇志

——读《十里长街——坎墩》

朱新夏

镇志虽未入当代三级修志之列，但在中国方志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自宋常棠所撰《澈水志》(残本)始，历代多有镇志之修，明清两代，尤称盛况。当代亦有浙江《长河镇志》、江苏《震泽镇志》、山西《南坳镇志》、天津《小站镇志》……纷呈迭现，为志坛增多品种，为地方文献提供原创性资料，是镇志之修乃应社会实际之所需，固不得漠视其存在之价值。

我很幸运，在丁亥金秋，获读浙江慈溪坎墩镇镇志。并承编者之邀，参与评论。我一生阅读新旧志书为数不少，而于《十里长街——坎墩》(以下简称《坎墩》)一书，则书方展卷，立有耳目一新之感，而循读一过，不禁讶其创新之多，确为他志所难及。全书无论形式内容无不围绕一“新”字。志书编修，旧有陈规，而时代发展，多有变易，修志者当谋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坎墩》一书，即可称为志书编写之革新。读后有感，略言所得，共相商榷。

《坎墩》一书之新，首在志体之革新。方志编写体例各有不同，约而言之有纪传体、门目体、三宝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等，后世沿用者以纪传体为多。纪传一体大体模仿正史而将若干门目归纳于纪、志、表、传、录诸体之内，使目以类归，眉目清楚，层次分明，后世修志多所沿用，成志书编撰之大宗。《坎墩》撰者舍此弗由，针对乡镇事繁而具体，力求改变纪传编年之陈规，而基本采用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之体始于明中叶，此体每事为篇，详叙始末，如康海之《武功县志》、韩邦靖之《朝邑县志》即以此体而为时所重。其体一时风行，几有代替纪传志书之势。清人冯甦撰《滇考》即以此体纪云南沿革旧事，治乱大端，始末完备，头绪分明。但后来沿此体例者，数量减少，遂为人所忽视。《坎墩》撰者深谙志例，筛选传承，择善而从，复据地情实际，益以时代所需，确立新体，分全书为16篇，篇下分设专题，独立成篇，综括成文，首尾完整，终而架构成一近50万字之镇志，给人以新貌之感觉。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撰人之专署。志成众手，本为修志常规，唯定

稿则由主编一人，统一体例，删定文字，其能使众人折服而无异言者，甚难。《坎墩》一书，一改旧章，各篇各目，全部专署撰者之名，为当今修志之新例，其创新之利有二：一则此举无异为文字问责制。篇目撰者，既赫然纸上，责有攸归，讹谬难以推委；再则既为各自署名，则彼此又各竞才能，殚精竭虑，以成佳篇。如此，既无督促之劳，当有优选之利。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篇目标题。标题为篇章之最要标志，而世传志书之标题，千篇一律，大抵不出沿革、地理、商业、农业、财政、政权、文化、古迹等固定模式，读之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坎墩》一书，别出心裁，推敲标题，独见用心，致使标题不仅文字优美规范，更具丰富内涵情趣。言地理则标《一方水土》，言商贸则标《十里长街》，言民风则标《乡风民情》，言名人故居则标《旧宅说往》，言人物则标《人物长廊》……而篇下各目亦多类此，如《一方水土》篇下之《横塘万家》一目，即取自清胡杰人《坎镇竹枝词》所云：“十里横塘住万家。”概述了坎镇普通居民的众多、居民之日常生活及当地诸般社情等，娓娓道来，令人神往。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论述之有文采。一般志书多为平铺直叙手法，不甚注重文采，而《坎墩》一书，文字运用不枝不蔓，遣词造句，较为精练。如《四方移民》一目下对堕民的记载，文不过千字，而于堕民之历史背景、行业特色、身份地位，皆能言简意赅，为这一特殊群体写下完整的概貌。又如《地名溯源》篇下之《类说村名》一目，将通行志书中琐碎零散之村名，按类归纳，理顺头绪，便于记忆，化枯燥为有趣。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挖掘新史源。充实新史料为志书增加学术含量之重要途径。如在《十里长街》篇下《街市流变》一目，即引用清末当地诗人胡杰人在《臙馥吟》诗集之诗句：“纷纷掳掠寻常事，焚戮居然第一筹。”以证实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四日太平军肆扰所造成的破坏情况，可用以说明太平军晚期败亡之征兆。又在《乡风民情》篇中记有同治九年(1870)诗人胡杰人代坎墩人沈其常为无力成婚求助而撰的《沈其常助婚知启》，文字直白通俗，入情入理，颇具煽情内容，使后人感受百余年前坎墩纯朴憨厚的民风，成为一份佐证坎墩曾有助婚风习的社会史珍贵史料。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宗族文化》篇下《家谱知见》一目，不仅条理坎镇名门佳谱，撮其指要，各成叙录，述其版本，叙其宗族，尤以指明史料所在，确为研究者指明途径。其他《序跋辑存》、《谱载人物》、《族规佳训》诸目，均称佳作，为不可多得之史料。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主旨之新。以人为本为当前施政要领，而《坎墩》一书，全书贯穿人物活动。除《人物长廊》篇重点记述人物，并改变一人一传之传统，而为多文组成一传，俾人物能有多方面显现，使人物更充实，更丰满。不仅如此，其他篇目亦多以事系人，大量记载人物生平和活动，如《产业经营》篇下《棕榈世家》一目即详述张氏之棕榈技能。《姚滩之乡》篇记述近代姚剧名艺人胡家良、费凤鸣等多人对姚剧发展的贡献。《文体艺术》篇下之《诗文脉络》目，记潘朗、施焱、胡杰人、沈烈光、施叔范等文学家；《作家作品》目评述潘朗所撰《楚游萃》、《海村竹枝词》及胡杰人的《骊馥吟》等代表作，颇见学识；《书画述评》目之记画家郑霞、潘朗、胡杰人弟兄、孙子奇及近代之胡若佛；《棋手拳师》目记棋手沈霞亭及拳师郑高秀、孟金荣等之技艺。《教育卫生》篇下《医家纪闻》目记胡氏、赵氏、郑氏、卢氏及谢氏诸家名医。而于当代乡人，则立《坎墩情结》专篇，以忆念形式写出乡情，存人存情，两得其宜，此为他书所未及，亦为后来修志者储料备征。

其他若《宗族文化》、《旧宅说往》、《故事传说》等篇，亦皆各具特色。至于《晚清坎墩十里长街示意图》之精细制作，街道民居的密集得平面示意，是彼时繁华情景，宛在眼前。而各篇随文插图，色彩靓丽，图文并茂，更为全书增添色彩，引人入胜。

一镇之志，有诸多创意新见，足征修撰者之好学深思，而全书之成就，亦足称同类志书中之翘楚。我喜读《坎墩》，以其新我耳目，启我思维。我感谢撰者，因为他们各逞生花妙笔，重现海隅古镇——坎墩之古今风貌，亦因为他们向广大读者贡献一份可圈可点的精神食粮。我更期待类此的优秀乡镇志书将不断涌现，以充实方志武库！

2007年国庆节前夕写于南开大学蘆谷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评委、南开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我和慈溪

——读《十里长街——坎墩》有感

陈桥驿

《十里长街——坎墩》出版了。这是一种新型的地方志，也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地方志研究形式。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让人喜欢的书，一本成功的书。

由于此书写的是慈溪境内的一个地方，而且眼看这个地方，将面临一种特殊的机遇。不管怎样，它首先勾起的，是我和慈溪的情愫。这是我从童年起就值得回忆的地方。

从初闻“庵东”到带大学生实习

那是“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的一年，暑期后我从省立第五中学附属小学(不久就改为省立绍兴中学附属小学)的二下级升到三上级，也就是从学校的低段生到中段(五六年级为高段)。开学第一节是按例的始业式。因为校舍是龙山(府山)脚下的原第五师范旧址，非常宽敞。大礼堂、教师宿舍、住校生宿舍、膳厅等，都在一条石级岭路攀登的山麓边上。附小主任诸暨人祝志学说话简单，除介绍了几位新教师外，只说几句：“新的学年开始了，小朋友们都要更上一层楼，更上心读书。”随即排队从岭路下来回到教室。三上级级任(现称班主任)是一位女先生(当时没有“老师”这种称呼)杨芝轩，因为时间还不到第二节上课，所以比较随便。她说：“刚才祝先生说更上一层楼，低段教室在楼下，中高段都在楼上，你们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我随声接应：“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祝先生说的是《唐诗三百首》的话。”我是虚龄6岁就背熟《唐诗三百首》的。附小的教师都是拿高薪的一流人物，但我断定他(她)们多数人都背不出全部《唐诗三百首》。至于我，当年不仅是《唐诗三百首》，而且已经读背了《四书》和《诗经》，另外如《千家诗》和《幼学琼林》之类，就更不在话下。^①这是我在求学时代，常常睥睨一切，看不起教师的顽劣习性的原因。

中段与低段，按当时教育部的课程规则，的确上升了一大层。低段只有国语(今称语文)、算术、常识、音乐、游戏(类似体育)5科，而中段有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卫生、党义、音乐、劳作、体育、家事10科，而

且都有专任教师。听吴文钦先生的社会课，讲到罗斯福与胡佛的竞选，老总统胡佛落选，罗斯福就是这年上台的。又讲东北义勇军马占山、丁超、李杜、唐聚五、朱霁青等利用“青纱帐”(高粱)打日本人。听王汤诰先生的自然课，当时正是我最爱玩蟋蟀、纺织娘等秋虫的时节，他说这些秋虫都是节肢动物，而人、猴子和马、牛、羊等都是脊椎动物，并且说清了其间的主要区别。这些都是我在《唐诗三百首》和“子曰诗云”之类中闻所未闻的。而我藐视教师和自命不凡的顽劣习性一度稍有收敛。

级任杨先生特别器重我，第一周就几次在国语课表扬我的日记(当时每天都要在规定的日记簿上用毛笔做日记)是全级第一。周末的整个下午都在大礼堂做周会，是文艺活动，每次由两个班级负责(第一周是六下、一上两级，第二周是六上、一下两级，以后类推)。第一周周会散场，她就邀我到她寝室，对她的女儿杨麟书(比我低一级)说：这位三上级的陈哥哥，读了许多书，而且都能背，你要向他学，上心读书。这时她才告诉我，她们不是绍兴人，家在余姚海边的庵东，那里都晒盐，她们家也是晒盐的。我回家曾和祖母说起过此事。祖母说：“母女都姓杨，一定是个人赘户。一个女人家，知书识字，带了女儿当上附小教师，不但是大户人家，而且是书香门第。”今年绍兴第一中学110周年校庆邀我去作报告，送给我一厚册《校史》，我才看到，她是绍兴旧女师第一届毕业生(1928年)。

从三上级到四下级，杨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级任，经常褒赞我，我的作文几乎每篇都在班上宣读。我12虚岁初小毕业，升到五上级，她和女儿也离开了附小。这年暑假后就不再见到她们。但是海、晒盐、庵东，都是我生平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的，也都是极感兴趣的。我很想有哪一天到庵东去，她所讲的一切就都能看到了。

20世纪50年代，我执教于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到1957年才有四年级的本科生，按部颁教学计划，四年级学生有一个多月的经济地理野外实习。我是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事情当然由我负责，系主任早一年就通知我准备。我当时就决定以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为实习基地，庵东盐场当然是其中重点。1957年初，春节才过一个多礼拜，学校尚未开学，我就带领教研室中留在杭州的五六位教师到这个地区预习。曹娥江以西我已经发表过好几篇论文，可以放开，预习队直奔宁波落脚。看了宁波以后到舟山，那里的最高领导王裕民非常欢迎，实习时所需的船只和其他一切都由他负责供应。当时舟山发愁的是大批海鲜卖不出去。冷库都塞满了。我们在宁波也早已看到，

所有海货店都挂着“爱国带鱼运动月”的大红幅，花两角钱去买一斤又阔又大的带鱼，就算一种“爱国”运动。

从舟山回到宁波，由于开学将届，我要多数教师径返杭州，只带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不久的助教，到了我长期以来萦萦于怀的慈溪。先到五洞闸访问罗祥根先生，那里是机耕棉区，“机耕”在当时是新事物。一排五开间的新建砖瓦平房，罗先生住在五间中的一间，他对大学生将要到来不胜雀跃。接着就到慈溪，也就是原来的姚北浒山镇，全城是一直一横两条砖瓦房子建成的狭窄小街。最后才到了我想望已久的庵东。当时，庵东是个特区，区长是一位姓臬的南下干部，还有一位工程师和几位技术员，其中一位姓沈的是杭州人，谈起来很亲切。他们十分欢迎大学生到这里实习(其实是参观)。小镇以北就是大片盐田，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了小学三年级时杨先生所说的“晒盐”，其间包括刮泥、淋卤、板晒三个过程。因为是冬天，而且刚刚下过一场小雪，所以我们没有到海边。又因为这几年人事变化极大，所谓兴亡刹那间，所以我也敢打听镇上有没一家姓杨的大户。而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心向往之的庵东，时隔二十五六年，毕竟亲履其境，感到非常满足。

这年4月，我带了教研室的八九位教师和四年级的30多位学生到了慈溪，县政府的一位秘书为我们介绍了全县概貌，看了五洞闸的机耕和三塘、四塘等的塘基。最后才去庵东，天朗气清，一直跑到海边，观察了刮泥、淋卤、板晒的全过程。在引进海水处不远，竖了许多带着竹叶的竹杆，工程师告诉我们，这叫做“枝条架”，是从日本濑户内海引进的新技术，那边的制盐方法和我们一样，但让海水引进时喷过“枝条架”，可以增加蒸发，提高海水的含盐度。当时我心中就闪过一种想法，不是一切都要紧跟苏联老大哥吗？为什么也有向日本学习的东西呢？我因为以前看过不少西方人记述苏联的反面材料，所以对“老毛子”一直并不崇拜。但其他师生对“枝条架”的事，或许会产生另外一种想法。一直到1983年，我受聘到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做客座教授，到那边讲课一学期，熟悉了一位盐业世家的富冈仪八教授，他陪同我到濑户内海沿岸参观“赤穗海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哪有什么盐田，什么“枝条架”？盐田早已改建为“赤穗海滨公园”，而在工厂里，我看到海水通过吸水管进入车间，经过几个车间以后，大小包装的洁白精盐，就一包包地从传输带上出来了。^②

从这年以后，每年我都带师生们到庵东一次，一直到我被关进“牛棚”。我是北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的第三天就荣膺“反动学术权威”头衔而成为

“牛鬼”，进“牛棚”最早，出“牛棚”最晚，关了好几年。1973年，刚出“牛棚”不久，身份当然仍是“牛鬼”，每天上午与同“棚”10多个“牛鬼”关在一间小房间里读“红宝书”，下午扫厕所或其他“劳改”工作。料不到一个上午被工宣队叫出来，到办公室见了一位省出版局革委会领导，竟出口“请坐”，并叫我“陈先生”，这是我多年未曾遇到的事。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份国务院文件，内容大概是：“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美中不足的是对一些外国的情况生疏了。经调查全国有九个省市区有翻译力量，要这些省市的出版局负责，组织翻译一套外国地理书。浙江也在“九”数之内，省出版局自然不胜荣幸。他们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浙江省的任务决定要我这个“牛鬼”负责。要我从此暂时离开杭大，由省出版局调配。当时我确实惊骇万分，连称自己的立场观点没有改造好，不宜担任这项工作。陪同而来的杭大革委会副主任说话就不客气了，“这是命令，你照着做就是了”。于是我就顿时成了一个“自由牛鬼”，手上有一纸国务院文件，出版局管钱，可以在全国到处跑。因为造反派毕竟没有学好《水浒传》，不曾在我额头上烙上“牛鬼”字样，所以到处对我都很客气地接待。当时我实在也想到过慈溪，因为我的行动完全自由。可是考虑到两点：第一，因为他们知道我学过一点梵文，我负责的一片是南亚诸国，而慈溪我知道只有一个并不出名的五磊寺，唯恐以后被人指摘；第二，慈溪当然也掌握在造反派手中，过去的老朋友恐也无法见面。所以只好打消这个不现实的念头。

失而复得，弥亲弥笃

只怪自己学了几句洋泾浜，在情况进一步宽松的1980年就为美国匹茨堡大学的高年级学生讲课。到了1982年，从美国讲学，一直讲到南美洲的巴西。而日本请我当客座教授的事情也已经落实了。从此接二连三地出国，正如《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9日)那篇报道中为我归纳的“三不主义”之一。多次带了夫人出国，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其实我在国外，心里仍然常常想到慈溪，我很担心，以为要和这个地方绝缘了。但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全国忽然发起了普修地方志的热潮。正是因为1957年的野外实习，我曾为高年级学生开过《地方志》课程。^⑨因此省内外不少市县，请我担任修志顾问，慈溪也是其中之一。为了讨论志稿，我们夫妇曾多次到过浒山。而且与野外实习时代不同，当时由于时间与实习内容的限制，能看的只是庵东盐场、五洞闸机耕和三北半岛的几条塘基(为了说明海岸淤涨过程)，接触